

萨都刺济世救民

□ 林敏

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元代著名诗人、画家。其先世为西域人。出生于雁门,泰定四年,55岁中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南台御史,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萨都刺在镇江做官,不但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且经常为维护穷苦汉民的利益与上司作斗争。

镇江地当南北要冲,江浙重地。当时,“达官富公,第宅鳞比,而穷阎败室,凋瘵尤甚”,贫富差距很大,特别是市场很混乱。萨都刺一到任就着手整顿市场,验定度量衡,使“市物者各得其平”。

天历己巳年(1332年),江南遭特大灾害,镇江人民“嗷嗷饥甚”。官府仅拿出一点粮食平价出售,饥民仍然买不起。萨都刺喟然长叹道:“民命如缕,纵然一斗米只卖三文钱,可是饥民又钱从何来呢?”于是他向上司禀报了情况,由于他“意气感激”,终于得到上司批准,“尽发仓廩以济焉”,他又劝说大户出钱出粮救灾,使饥饿的人得到饭食,生病的人得到药物,死亡的人得到埋葬,流离失所的人得到安置,总共救济了80多万人口。

贫民张成等4户人家,住宅靠近官仓,知府要他们拆房迁居到其他地方。萨都刺对知府说:“在这灾荒年头,这几家穷苦百姓,勉强糊口都很困难,拆迁他们的房屋并且将他们赶走,这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啊,这难道是父母官应该做的事吗?”可是知府依然不肯收回成命。恰巧这时萨都刺要护送一批兵器到京城去,临行之前,他将家里珍藏的白金壶拿到质铺里当了100串钱,分给了这4户人家,要他们租房住。知府听说此事,十分惭愧,才停止了拆迁。

有一位老妇生性横蛮,乡里人称她为悍妇,一天,她到官府控告儿子有罪。萨都刺认真审理了这个案子,觉得她儿子并没有犯罪。因此就对老妇说:“做母亲的贵在仁慈,你给儿子乱加罪名,难道就不后悔吗?”于是将她儿子关进了监狱。这位老妇才泪流满面地向萨都刺叩头道:“我儿子其实无罪,请你们原谅。”萨都刺反复教育了这个老妇,并且将她儿子放了回去。从此,这个老妇“遂为慈母”,而她的儿子也越来越孝敬她了。

郡守有个宠奴,十分骄横狡黠,惯于扰害百姓。一次,有个百姓设宴招待客人。这个宠奴就假借郡守的命令,要从宴席上强行带走歌妓。宠奴目的没有达到,就向萨都刺诬告那个市民辱骂郡守,要求严办。萨都刺听了很生气,大声斥退了宠奴。这个宠奴又到郡守面前告状,郡守勃然大怒,立即将萨都刺召来府署责备道:“小民辱骂郡守,有人报告你,为何置之不理?”萨都刺缓缓回答说:“按照晋法规定,只有在被骂的官员亲耳听到,才能办骂人者的罪,何况你是堂堂三品官,却和百姓为争一歌妓而较量是非,这件事传出去,恐怕有碍你的官声吧!”郡守听了觉得有理,感谢道:“你到底是读书人,我差点冤枉了百姓。”

有一位府吏名叫张士廉,家境十分贫寒,其父兄相继去世,无钱殡葬。萨都刺带病前去吊丧,并拿出自己的俸禄给张士廉作父兄的安葬费用。

镇江有新求鬼神去灾祈福的风俗,当时有巫人举木偶于市,“言祸福动人”,骗取老百姓的钱财。萨都刺严厉地打击了他们,“焚木偶于庭,毁其祠。”萨都刺在京任上三年,敦孝让,惩豪猾,拯贫置,通币法,平谷价,修废补,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萨都刺倾心热爱京口山水,写下了近百首赞咏镇江风光的诗词。

元旦诗话

□ 张迪

“元旦”一词来源古代,非指公历新年,而是农历正月初一,亦即春节。宋吴自牧《梦粱录》中《正月》开篇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以及南北朝梁人萧子云《介雅》:“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等诗文中。元旦古称元正、元正、元长、元辰、元春、端日、上日等。从古至今,历代诗人都有元旦抒情诗作,留下不少名篇佳作。

古代元旦宫廷有贺岁之礼,规模宏大而隆重。三国时曹植《元会》诗:“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描写了曹魏时元旦贺岁的场面。

唐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之二:“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表达了已过60岁的诗人不惧衰老、昂首挺胸进入新一年的风貌。

唐代另一诗人成文翰写有《元旦》诗:“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戴星”,即顶着星宿,比喻晚归或早出。“屠苏”,是元旦专饮的多味药酒,古人认为饮此酒可以防病消灾。饮此酒有个规矩,老少不能同时共饮,而是从年幼者依次而来。因为按古人理解,每逢新年,虽然每人都要增寿,但实际上年少者得了一岁,而年长者却失了一岁。

唐人孟浩然写了一首《回家元日》诗,云:“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在大唐盛世,“田家占气候”,自有半年乐,而诗人“无禄尚忧农”的情怀,更是读书人的高尚品格。

古代元旦有贴春联的习俗。南宋诗人陆游的《己酉元旦》诗:“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宋伯仁《岁旦》诗:“居间无贺客,早起只如常,桃板随人换,梅花隔岁香。”诗中的“桃符”“桃板”即指春联。

当然,在古代歌咏“元旦”的诗篇中,最著名的当推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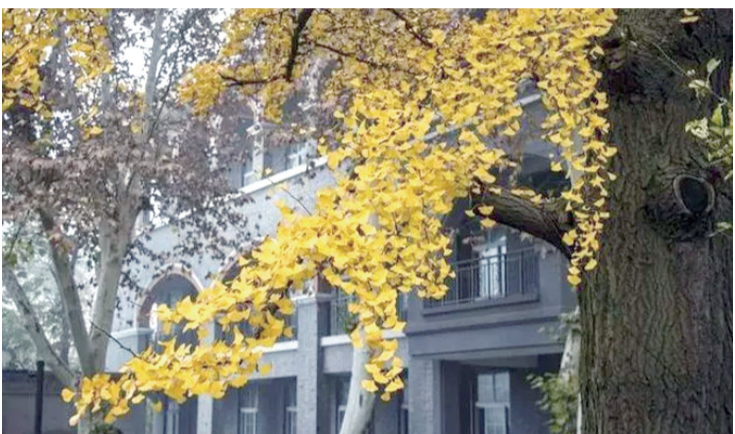
明代陈献章的《元旦试笔》有如一幅“乐岁图”。诗人在诗中写道:“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晚风何处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油然而生。

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的《新雷》,虽未用“元旦”“元日”等词汇,却以元旦为题,写出人们贺岁、迎春的喜悦:“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一代伟人毛泽东,1930年1月写了一首《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山山下,风景红旗如画。”欣赏这首词,犹如走入一幅壮阔的风景画,全词淋漓酣畅,清新自然,充满了乐观、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董必武在重庆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占用柳亚子怀人韵》:“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欣赏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觉得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其时抗战维艰,惟有精忠报国,方可期来日乐土安家。诗中所说的“胜利茶”,是当时重庆商店里出售的纸包茶,意在预祝抗日胜利。以新鲜事物为掌故入诗,可见董老对旧体诗的革新意识。

两所母校的校歌

□ 朱宏媛



学校大多有自己的校歌,我唱过的或听过的有两首:一首是我的初中母校市二中(现为崇实女中·茅以升中学)的“在那高高的风车山上……”另一首是我的高中母校省镇中的:“壮丽山川古润州……”前者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市二中读书时学会的,后者是2022年省镇中举办百卅校庆前才知晓的,且第一次看到听到这首歌的视频音频。

先说说镇中的校歌:“壮丽山川古润州,江左人才渊薮。院本南冷,山依北固,一簧弦诵声悠。课士分斋,联班同舍,吾侪于此藏修。击楫祖生,读书萧瑟,尚友抗志千秋。努力前程,探源学海,顺应江水潮流。”

这首歌创作于1928年,词曲作者卢彬士和顾西林当时都是镇中的教师。卢彬士是清末举子,老派文人,诗书皆佳。他写的镇中校歌词庄重工整,意蕴深邃,奋发向上,波澜老成,加之顾西林采用进行曲的平直节奏,旋律铿锵有力,豪迈刚健,歌者定然充满激情豪情,感染自己也感染听众。只是对于后来主要接受白话文教育的多数镇中子

(曾经学过的一点古汉语知识早就还给了老师),歌词的某些藻饰和用典艰涩难解。听说去年校庆前,一些镇中三届学生学唱这首校歌时,为免念白字,特地在歌纸上的“蕪”“蕪”“侷”等冷僻的字词旁标注上拼音和释义。

据京江晚报报道:镇中举办百卅校庆典礼时,卢彬士的外孙王守方特意给校方发来祝福:……校歌反映了外公与当年同仁们对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鲜明立场,通过自身影响了大批莘莘学子,造就大批国之栋梁……王守方表示,作为卢彬士的后人,他体会到了校歌对镇中意义深远的内涵,他觉得很光荣。

对于顾西林老师,我一直以为能作出镇中校歌如此澎湃昂扬旋律的他是一位七尺男儿,网上查了一下,顾老师竟是女性,且是非凡的女性。她出身精通音律的书香之家,14岁入读上海启民女校修音乐,6年后毕业,一生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终身未婚,被她的学生称为“音乐妈妈”。她优雅高洁,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1968年被迫

害含冤去世。在她长期任教的杭州师范学校(现杭州师范大学)内,有专为纪念她而修建的“西林亭”和“西林路”。

情怀豪迈的镇中校歌却命运艰辛:先是新中国成立前随着蔓延的战火与师生一同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深埋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后,才被有识之士从尘封的历史档案里发掘出来,再度唱响。如今,它已经成为镇中校园文化中立德树人的重要教育元素。

再说镇中初中母校二中的校歌“在那高高的风车山上……”或许因为档案缺失,在二中的校史资料中并未查到这首歌的“校歌名分”,但我认识的二中校友都一致认为,它就是当年母校的校歌。当然,毕竟是六十年前学唱的歌,歌纸散失,校史亦未留痕,歌词已难以记全,问了数位老同学,凑起了大概,敬请记忆力好的校友补正。

“在那高高的风车山上,耸立着幢幢楼房。美丽的花儿,放着清香,松树白杨环绕着山岗。长江的白帆点点而过,火车的车厢

装满货物。这里是我们的学校,我可爱的红专战场。”

这首歌大概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词朴实清新,当然也一定会打上“激情燃烧岁月”的历史烙印。

与镇中一样,二中校歌的词曲作者也都是本校教师,都是语文教师和音乐教师,曲作者都是女士且都毕业于教会学校。

印象中当年二中的音乐教室在校园西侧的一栋古旧沧桑的美式小楼里,肯定是在一楼以上,因为要爬楼,第几层记不得了。教室一隅有一架国外的立式钢琴。音乐老师姓易,名莎丽,曾经教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英语,她就是校歌的曲作者。

易老师举止优雅,衣着考究,待学生和蔼温柔。我们班少数同学调皮顽劣,个别同学“看人兑汤”,音乐课上故意不守纪律。记得学唱校歌时,易老师耐心地一遍遍弹琴,一次次教唱,渐渐地,我们终于记住了校歌的优美旋律和欢快跳跃的三拍子“咚哒哒”华尔兹舞曲节奏。至今我仍然会哼唱这首歌的全部音符。

歌词写得也好,犹如一幅简洁的素描,寥寥数笔,却勾勒出那个年代母校环境的特点:二中确实与穿越宝盖山的沪宁铁路为邻,上下学经过黑桥时常常能见到车厢里装满各种货物的喘气的火车,天高云淡的日子,风车山顶上也确实能遥看长江中的点点白帆,没见过世面的我们都认为风车山是“高高的”……

歌词作者究竟是谁?校友们回忆了几位,最后基本认定是赵问梅老师,她教高中语文,我没有当过她教过的教海,我那时是初中的学生。

一个甲子过去了,长江上“点点而过”的白帆早已消逝,也不会有人形容学校是“红专战场”,但只要唱起这首校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年风车山上的人和物,心中就会涌起对那个年代五味杂陈的回忆。

我以为,校歌的历史无论长短,都是那个年代的遗存,留有那个年代的信息。一般说来,校歌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校史长卷中特别的一章,不要轻易修改它,哪怕它有瑕疵。说到底,校歌只是一首能留下、激起校友们或美好或艰辛或特别的校园记忆的歌曲而已。至于校歌的演唱形式,可以商量,只要不轻佻,合唱、独唱乃至齐唱各有千秋。据报道,浙江某高校学生近年曾将合唱版校歌改成摇滚版,有人问校歌的创作老师有何看法,他笑答:欢迎探索,只要校友们喜欢。

煤油灯里忆往事

□ 姜仕贵

前走过路过,那剪影在墙壁上飘来晃去,顽皮的我们也很是好奇,就把两只手结合在一起,一会儿比照着燕子飞翔的样子,一会儿比照着小狗吠叫的样子,像皮影戏一样生动活泼有趣,觉得煤油灯跳动的火焰无比神奇,堂屋里不时传来阵阵欢笑。

还记得,那时候我家里是磨豆腐卖的,父亲和母亲白天的时候就把从集镇上买回来的黄豆用石磨碾成两半,用簸箕扬去黄豆壳,再找来一个大盆把扬干净的豆瓣用水泡着,吃过晚饭,都没来得及休息一下,母亲就端着泡好的豆瓣去推磨了。父亲负责推,母亲负责添。伴随石磨咯吱咯吱的声音,煤油灯就放在石磨旁边的一个高处,随着父亲一前一后地推动磨,身影时而被拉长时而被缩短。偶尔,母亲由于白天的劳累,加上添磨这个动作很枯燥乏味,昏暗的煤油灯光忽闪忽闪的,眼皮老是往下坠,手上的铁勺子就会与石磨接触,发出咣咣的声响,一听到声音,一下精神又振奋起来了。差不多到夜里十点多钟的时候,豆瓣也磨得差不多了,紧接着就去灶房烧

水,摇浆、点豆腐,再把嫩豆腐舀出去,在院子里用豆腐箱子压榨,整个过程,煤油灯相依相伴。第二天一亮,父亲就用箩兜挑着走村串巷去卖了,也正是因为这个行当养育了我们一家人。

几十年前,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家里放养的母鸡下一个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感觉如获至宝,要拿到街上卖了换油盐,晚上孩子们做作业都是用煤油灯或者桐油灯照明,在田字格的作业本上写拼音和汉字,一不小心走了眼就会跳格,老师经常批评这是“走上坡路”或者“走下坡路”。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头发常常被灯火烧焦发出刺鼻的味道,不时引发一阵阵哄笑。

关于煤油灯的记忆,还有一件令人很悲伤的往事。儿时的一个玩伴叫蒋小友,那时他才8岁,母亲去外婆家还没有回来,家里就他跟两个姐姐和一个盲人父亲。晚上,蒋小友不听姐姐和父亲的安慰,坚持要等着妈妈回来才睡觉。见弟弟怎么劝都不管用,姐姐也懒得管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可是,不知道是久盯着煤油灯光看的缘故还是小

友真的是疲倦了,很快他就趴在床头柜上睡着了。不料,睡熟后蒋小友的手打翻了煤油灯,煤油直接淋在了他的脖颈及以下的衣服上,很快就燃烧起来,等他感觉灼热的时候,哭喊着慌忙跑到床上熟睡的两个姐姐,把帐子也点燃了,两个姐姐还算理智,一个去隔壁叫父亲起床,一个忙着去灶房打水灭火。后来,一家人安全跑到院子里,总算逃过了一劫,可是蒋小友却被烧伤了,几经医治后还是留下了残疾,现在他的下巴都是和脖颈扯着的,以至于村里邻居都叫他“蒋疤子”。现在,他已经娶妻生子,一家人过着平淡的生活。几十年了,再次回忆起这件事,还是让人那么感伤,要是那时候农村里已经拉上电线安装上了电灯,哪会遭遇那样的不幸啊!

如今,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煤油灯已成为遥远的往事。家乡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感叹时代的变迁,但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煤油灯留下的特殊香味和相关的往事却令我终生难忘。

